嘉定趣谈

王浩儿：昔日渡口称要冲

■ 东岩山人

嘉州怀古·王浩儿

隋帝南征起蜀中，波光引路似游龙。
灭陈一统改县治，扼江锁险称要冲。
千载船坞风和雨，当时渔火秋复冬。
乐西公路碑犹在，王浩已然大不同。

在乐山中心城区致江路，有一块不起眼的石碑，上面刻着“乐西公路零公里”。它像一个句号，又像一个起点，轻轻点在一部名为“王浩儿”的厚重史册扉页上。

从清代渡口到民国“枢纽”

在巴蜀古方言中，浩是指江边的港汊、回水湾，可以泊船。“王浩儿”的得名，据说是因为附近王姓村落而得名，那里在清代是一个渡口。

20世纪30年代，那时，岷江上千帆竞渡，王浩儿码头迎来了它最喧闹的年华，它成了乐山独一无二的轮渡码头，也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客厅”。乐山文史学者唐长寿曾回忆：“过去岷江流域大小码头很多，但轮渡码头就王浩儿一个。20世纪30年代起，眉山的、内江的、五通桥的行人，都在这儿坐渡船。”

码头上人声鼎沸，客船往来如织，从眉山来的商客、从内江来的挑夫、从五通桥来的盐贩，都从这里上岸，又从这里出发。《乐山市市中区志》记载，解放后使用的专业渡口就有“王浩渡”，年旅客吞吐量曾达25万人次。叫卖声、号子声、喧闹声，混着江水的气息，构成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

嘉乐纸厂的“水上动脉”

但王浩儿的意义远不止于客运，在码头的一端，另一番忙碌的景象同样震撼人心。

这里是嘉乐纸厂的“水上动脉”，作为乐山现代民族工业的骄傲，嘉乐纸厂所需的原材料，一捆捆从上游砍伐的毛竹和木料，被扎成筏子顺江而下，在此处卸载，再通过人力车运往岸上的工厂。

那些湿漉漉的竹木，堆满了码头，空气中弥漫着竹木的清香。工人赤膊上阵，喊着号子，将原料从船上搬运上岸，再一趟趟送往不远的工厂。这些看似粗粝的场景，却撑起了乐山现代工业的一片天。嘉乐纸厂的纸张，从这里出发，印成课本、报纸，流向川西南的千家万户。王浩儿，不仅是人流的集散地，更是工业文明的“输送带”。

乐西公路的“零公里起点”

如果说客货运输勾勒出王浩儿的生活底色，那么抗战的烽火则铸就了它的精神脊梁。

1939年，一条关乎国家存亡的公路乐西公路，将起点设在了王浩儿码头。彼时，这里成为了连接重庆、成都与西昌的战略节点，所有从重庆运来的战备物资，都要在这里转由陆路运输，再经乐西公路送往前线。

这条全长525公里的公路，是20万川康民工用血肉筑成的“抗战生命线”。史料记载，因缺粮、疲劳、疾病、工伤，筑路大军中致伤、残、亡人数多达近14000人，其中死亡人数逾4000人，平均每8公里就牺牲8人以上。当年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手记中写道：“一寸山河一寸血，一米路桥一米魂。”

曾经的“渔火人家”

随着过江大桥的建成通车，轮渡完成了历史使命。20世纪90年代，乐山旧城改造如火如荼，从王浩儿码头采掘的砂石，源源不断变成新城高楼的混凝土。1995年，采砂船永久消失，但敏锐的经营者们，很快开启了新一轮转型。

2000年，与码头同名的“王浩儿渔港”开业。此后十余年，王浩儿码头迎来繁华的岁月。水上渔港、水上茶楼、水上婚宴酒店……一艘艘趸船灯火辉煌，倒映在江水中，如同天上的街市落入人间。乐山市餐饮行业协会原秘书长代勇刚评价：“船上吃鱼”变成了乐山城市旅游名片之一，王浩儿码头被誉为乐山人的“水上会客厅”，有“一锅煮三江，双筷品百味”的豪迈气概。

一锅河鲜，几碟小菜，乐山人把生活搬到了江上。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游客慕名而来，本地人宴客于此。王浩儿，俨然成了美食的代名词。

其后，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四川省开展非法码头整治工作，陪伴乐山人数十年的王浩儿河鲜美食港，走到了谢幕时刻。

但告别，是为了新的开始。根据码头岸线生态复绿工程，恢复自然岸线、修复岷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的方案进入实施阶段。而那些从码头搬离的渔楼、红船，也在嘉州长卷等商业街区重新安家。

乐山市委、市政府官方新闻客户端
“乐水乐山”
跳转到安卓apk文件下载的二维码 Android
跳转苹果应用市场下载的二维码 iPhone

人生况味

画里的老柿树

■ 李跃平

小马送来了一幅水墨画《柿柿如意》，说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这人虽然没有过生日的习惯，但面对小马的情意，我还是挺高兴的。妻子说：“小马重情。”这是一幅四尺三开的画，幅面不算大。小马知道我会装裱字画，他说：“老师，装裱后可能更好看。”然而我迟迟没有装裱，因为这幅画有收藏价值，而收藏的画不需要装裱，糨糊久了，会损伤画面，这些道理小马并不懂。

小马是我开办写作培训班时的学生，偏科严重，数学和英语成绩特别差，只考上了本地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小马在我老家的河滩上承包了一片地，大约一百二十亩，专门种植柿子树，还开办了农家乐。他邀请我去过几次，农家乐的效益一直不错。有一次，我带着几位文友前去做客，记得吃饭时，他过来敬酒。我向朋友们介绍他时，他突然低声说道：“老师，我给你丢脸了。”听了小马的话，我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去年冬天，小马来家里探望我，他说：“老师，我想学画画。你常年搞书画装裱，认识的书画家多，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位老师？”这个请求对我来说并不算难事，我爽快地答应了，给他引荐了一位嘉州画院的老师，还提前沟通好，让对方免费授课。可仅仅学了一年，小马就送来一幅他的处女作《柿柿如意》。

我细看这幅《柿柿如意》，小马没有画他亲手打理的整片柿子林，只择取了一棵老柿树入画。这幅画的用墨用色还有些粗糙，果实的点染也略显稚拙。我正想指出这幅画的不足，却听见妻子在说：“师高弟子强，不错。”我知道妻子说的不是笔墨，而是这幅画的质朴与真挚。

柿子树是乡村常见的果树，被视为“吉祥树”，寓意“事事如意”。而我的家乡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非常适合柿子生长。到了秋季，采摘柿子的场景是秋日的一道风景，人们爬上树梢，用竹竿敲打树枝，不会爬树的就在树下捡拾柿子。

看着《柿柿如意》，我想起老家屋后的那棵老柿树，那是父亲年轻时种下的，我离开老家已经很多年了，不知道那棵老柿树是否还在。小时候，我总爱在柿子树下玩耍，仰着头数着枝头的柿子，一颗两颗，但怎么也数不清。父亲知道我是盼着它们早日成熟。父亲说：“柿子要经霜才甜，是急不得的。”于是，我便日日盼着霜降的到来。

霜降过后，柿子熟了。父亲会用竹竿将柿子一个个摘下来，放在竹篮里。那时候，我们是没有什么零食吃的，面对摘下来的柿子，总是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口。父亲说：“别急，要等柿子软了才能吃。”我便天天守着那篮柿子，看着它们慢慢变软。听父亲讲过，柿子可以鲜食、晒成柿饼，或是酿成柿子醋。终于有一天，父亲说：“可以吃了。”我拿起一个柿子，剥开外皮，露出里面金黄的果肉，轻轻咬上一口，看着我满足的样子，父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记得有一次在小马的家，他那时还刚学画画不久，他一边画画，一边对我讲，他的那片柿子林每到成熟的时候，都会吸引游客前来品尝和体验，生意好得很。正是因为对那片柿子林的热爱，才有了这幅《柿柿如意》，我突然觉得妻子对这幅画的评价是正确的。这哪里是丢脸，这分明是经了霜的柿子，终于甜了。

如今，父亲已经离开了多年，我也离开了老家。当我看到小马的处女作，看到画中的老柿树，我想起父亲。柿子红了，秋天来了，但那份温暖，却永远不会褪色。



霜华满山 韩阳 摄

岁月留痕

堂爷爷的百岁寿礼

■ 叶启云

农历九月初八，堂爷爷就满九十九周岁了。按照故乡“男性逢九做寿，九十九当一百大寿来办”的传统习俗，时针转入农历九月初，堂爷爷的几个子女就紧锣密鼓地筹划着为其举办百岁寿礼。

堂爷爷尽管有近百岁的高龄，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虽然行动较往年有些迟缓，但生活上仍能自理。他一生俭朴，性格豁达，对人和气，尤其酷爱劳动，闲不住的他，如今仍帮助子女做些种小菜、喂家禽和收拾家务等活计，每天感到充实快乐，这大概便是其长寿的秘诀。

目前，堂爷爷已有数十个儿孙，一生节俭的他，历来不喜欢做寿。今年又到百岁寿辰，他拗不过儿孙们的恳求，同意简办百岁寿礼。

因堂爷爷平时与堂伯父住在一起。在征得堂爷爷的同意后，堂伯父、堂叔父、堂姑妈等堂爷爷的三个子女就商量着在农历九月初八，在堂伯父家为其举办一场简约、庄重而喜庆的传统寿礼。

虽说简约，而依据传统，百岁寿礼涉及寿堂布置、寿宴操办和亲友接待等事宜，仍较为复杂。为确保百岁寿礼顺利举办，家庭会决定，由堂伯父负责寿堂的布置、堂叔父负责寿宴的操办、堂姑妈负责为堂爷爷添置新衣、新裤并通知亲友等事宜，其他家庭成员及邻近亲友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堂爷爷的几个子女都是急性子，寿礼事宜定下来后，大家说干就干，分工合作推动各个事项及时落实。堂伯父从集市上购回了寿星图、寿烛、寿香，及布置寿堂用的寿桃、寿面、寿糕、水果、白酒和茶叶等物品。堂叔父则对接村头的张厨师，请他于农历九月初七一早带领徒弟前来办寿宴，并到集镇上接洽了售卖鱼、虾的商贩，请他们于农历九月初七将新鲜的食材送上门；堂姑妈则给堂爷爷置办了新衣、新裤、新鞋和办寿宴需用的茶水、糕点等，一切事项皆按计划顺利进行。

农历九月初七清晨，张厨师就带领两个徒弟如约前来办寿宴。他们在众人的帮助下，先将堂伯父家养的一头肥猪、六只鸡、三只鸭宰杀后，就忙着筹备十斗碗的各道菜肴。为何用十斗碗而非九斗碗？在当地，寿宴以双数表示吉利，故张厨师在九斗碗基础上，再加一道当地特色菜肴，就成了十斗碗。

邻近的亲友闻讯也赶来帮忙，有的帮助堂伯父布置寿堂，有的配合厨师做些洗菜、切菜、洗碗、装盘等杂活，有的协助堂叔父到邻近乡亲家去借桌椅、板凳等。大家兴高采烈，忙得不可开交。

当天黄昏时分，寿堂已布置好。在堂伯父家的堂屋正中，挂着彩色的寿星图，两侧贴有“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寿联。下方瓷盒上燃着寿烛和寿香。桌案上供着寿桃、寿面、寿糕和水果等，显得庄严大气。此时，张厨师也带领徒弟做好了肉圆子、肉丸子、酥肉、蹄膀、炸鱼、炸虾等明天中午十斗碗的主要食材。

农历九月初八天刚放亮，陆续有亲友前来贺寿。到中午十一点时，二十多位亲友已到齐。临近中午，拜寿仪式开始。穿着红色新唐装的堂爷爷领着众子孙，面朝堂屋中央祭拜祖先，大家跪在布垫上，双手作揖，表情严肃，祈求祖先为堂爷爷添寿，并祈求他们庇佑子孙后代。

随后，堂爷爷就端坐在寿堂正中的太师椅上，接受子孙们拜寿。根据传统，拜寿时按堂爷爷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辈、曾孙辈的顺序进行。大家神情庄重，逐一给堂爷爷行鞠躬礼，口诵“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吉祥语，并献上寿桃、寿酒、寿面等传统礼物……看着儿孙满堂，且个个业绩突出、懂事孝顺，堂爷爷高兴得像个小孩子，脸上乐开了花。

最后，则是行赞寿礼。堂伯父将张厨师亲手煮的长寿面，用双手毕恭毕敬地送到堂爷爷手上。堂爷爷大口吃着长寿面，村里德高望重、穿戴古式服装、年满九十三的三叔公神情庄重地立在一旁，用川剧腔调高唱“寿星今日喜洋洋，儿孙满堂福满堂；吃了这碗长寿面，再活百岁又何妨”等吉祥词，将寿礼推向高潮……

拜寿结束，就是开寿宴。此时，十斗碗已摆满整整六桌，全鸡、全鱼、肘子、甜皮鸭等，象征着团团圆圆、富贵吉祥、年年有余。堂爷爷坐在主桌，众孙子集体向寿星敬酒，因寿星年事已高，只能以水代酒，小杯水入口，众子孙高呼“高寿”“吉祥”等话语，并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

随后，大家尽情地吃喝起来，或谈天说地，或聊家长里短，欢声笑语充斥着整个院落，人人都沉浸在欢乐的寿宴气氛中……

茨竹坪看花（组诗）

■ 罗云

山茶花

站在天马山之巅
山茶花就是王 让风雪见证
布衣短褂的粗犷

摇摇晃晃的枝头
篝火 一直在燃烧 灵魂的光芒
她不卑不亢
也不高声喧哗
雪中 柔美的身影
被阳光 一茬接一茬拉长

最后的尊严
是虚构了千年的神话
家喻户晓 花开花落
沏一壶好茶

冻桐花

早也桐花 晚也桐花
不早不晚 是倒春寒的漫长

冻桐花
来自春雪的考验
这些羸弱的小小生命
谁能带它们回家

记忆中的矜持与内敛 仍在不断加码
白里透红的倔强
满地残萼 铸就春天
留在寒意料峭的 故乡！

樱桃花

故乡 又传来小道消息
通往村口的樱桃花 开了
一朵 两朵 三五朵 小蛮腰
红肥绿瘦的裙摆
抿嘴的含笑
像是开启一扇 通往春天的大门
风 堵不住泛滥成灾的桃花潮
雨露灌浆 贴心的抚摩
跟樱桃花谈一场
小心翼翼地恋爱
严防死守 那些嘴馋的地麻雀盯梢
柔情似水的婆娑
都是庄稼人 精心培育的宝
十天半月之后的甜樱桃上市
又将在茨竹坪 掀起一场交易的小高潮
择了个黄道吉日
为樱桃花驱寒 辟邪 贴上标签
期待来自 凡夫俗子的赞赏

豆荚花

低头看 抬头也看 小隐于野
出了古城门 是豆荚花的天下

一抓一大把 柔软 或雪白
雨打风吹的煎熬 豆荚花开
由不得半点随意 与潦草

你的额头深处 残留的一抹暗香
多年以后 仍回味悠长
一粒豆荚 足以兑换
一日三餐的温饱

那些饱受曝晒之苦
破壳而出的绿豆 红豆 金豆豆
蹦蹦跳跳 裹着残花滚烫的气息
一路小跑

油菜花

春天了 老铜街子后山
三五亩瘦骨嶙峋的偏坡地
孕育的一抹淡淡花香 随风
走乡串户
做回头客一枚
我也习惯走乡 串户

去年的口头约定还在
跟茨竹坪朝夕相守
你有你的花枝招展
我有我的满心祈福 油菜花
播撒金粉 替小镇美容
擦亮 古老的天空

阳光深处的甜言蜜语
茨竹坪 最懂！

本版投稿邮箱：Lsrbsfk@163.com